

乡土美育中的代际弥合与精神再生：乡村幼儿教师依托祖辈资源的实践探索

李媛¹ 雷舒涵²

1.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第四幼儿园, 中国·陕西 西咸新区 712000

2. 西安信息职业大学, 中国·陕西 西安 710125

摘要：乡村学前教育中的隔代教养造成了“代际断裂”及教师职业认同困难等问题。研究以乡土美育教育为突破口，利用本地资源和老艺人传统技艺，将祖辈—教师—幼儿三者纳入美育教育共同体中，对乡村幼儿教师借助祖辈力量完成“代际弥合”和“精神更新”的可能性进行探索。研究发现，乡土美育教育能够激活祖辈教育潜能、修补断裂的代际联系，也能帮助幼儿教师脱离孤立状态，在文化传承、家园共育的教学实践中，以扎根乡土、传承乡土文明的态度重塑“教育家精神”，由此实现乡村教师群体“精神再生”的目的。

关键词：乡土美育；代际弥合；精神再生；祖辈资源；乡村幼儿教师

Intergenerational Bridging and Spiritual Regeneration in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Leveraging Grandparent Resources

Li Yuan¹, Lei Shuhan²

1. The Fourth Kindergarten of Fengdong Xincheng, Xixian New Area, China Shaanxi Xixian New Area 712000

2. Xi'an Information Vocational University, China Shaanxi Xi'an 710125

Abstract: Skip-generation parenting in rural preschool education has led to problems such as "intergenerational rupture" and difficulties in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Taking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as a breakthrough, this study utilizes local resources and the traditional skills of veteran artisans to integrate grandparents, teachers, and young children into an aesthetic education community. It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for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to achieve "intergenerational bridging" and "spiritual renewal" with the help of grandparen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can activate the educational potential of grandparents, repair fractured intergenerational ties, and also help preschool teachers break free from isolation. Through teaching practices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home-kindergarten co-education, by taking root in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inheriting local civilization, teachers can reshape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thereby realizing the goal of "spiritual regeneration" among the rural teacher group.

Keywords: Rural aesthetic education; Intergenerational bridging; Spiritual regeneration; Grandparent resources;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0 引言

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所造成的海量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这使众多农村家庭不得不采用“隔代教养”的方式来应对学前教育。民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庞大，其监护职责基本由祖辈完成。由此形成典型的“代际断裂”：受传统小农思维支配，祖辈在隔代教养中只重视“养”而不重“教”，忽视幼儿园教育中美术、音乐一类的“无用”美育教育；年轻教师虽然有专业背景，但要改变祖辈的育孙观念，却常常陷于“难沟通、难施教、难共情”的“三难”境地。乡村教师集体遭遇的观念及行为断层既不利于幼儿成长，也使该群体产生强烈的职业孤

独感、价值迷茫感，“教育家精神”传承面临严峻考验。

如何在美育教育实践中合理利用乡村自然资源优势，破解祖辈—教师—学生之间普遍存在的代际断裂已成为促进乡村学前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乡土美育教育是以乡村自然环境、乡村生产生活工具及民间艺术为载体的生活化审美教育。沉浸式乡土美育教育凭借其鲜明的“生活化”与“共同文化”属性，在修复代际断裂关系方面具备天然优势。本研究重点探讨：乡村幼儿教师应如何显化并利用祖辈隐性的教育资源，构建起三方协同的乡土美育教育实践共同体，实现祖辈与孙辈情感联结、祖辈与教师专业互信的双重修复，同时促成教师自身职业精神的在地化

重塑。

1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1 核心概念厘定

乡土美育教育：指以乡村本土的自然风物（如山川、河流、植物等）和人文遗产（如剪纸、刺绣、蜡染、泥塑、社火表演等）为内容与媒介，开展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审美教育活动。不同于利用统编的美育教材，乡土美育教育强调的是“就地取材”，意在“文化血脉传承”。

代际弥合：指在乡村学前教育场域中，通过多场景下美育教学实践的互动机制，消除祖辈、父辈（教师代表）与子辈之间因时代变迁、价值观念差异产生的隔阂与冲突，达成教育共识与情感共鸣的效果。

精神再生：指乡村幼儿教师通过对乡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美育教学实践，实现教学相长，克服自身职业倦怠与身份焦虑，从“逃离者”转变为“守望者”，重塑具有乡土底色的“教育家精神”的心路历程。

1.2 理论基础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与“礼俗社会”理论：乡村社会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形成的熟人社会。祖辈是乡土礼俗的持有者。美育教育要想在乡村社会扎根，必须利用祖辈的权威和影响力进入这种“差序格局”，从而使美育成为连接家庭与幼儿园之间的“礼俗”新形态。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杜威认为，教育与生活经验不能割裂。就乡村幼儿来说，祖辈所从事的生产劳动（如种地、编织等）都是生活中鲜活的教育题材。将这些人类传统经验纳入美育教学中，就是“教育即生活”在乡村美育实践的生动再现。

多伊奇的“社会互依理论”：若个体之间处于相互依赖的状态，就可能达成与他人合作的目的。在美育教育场域中，祖辈精于技，教师巧于法，幼儿敏于学，三者互为依附，相互补充，构成稳定的“铁三角”。三者在相互成就中，代际关系亦会随之改善。

2 乡村幼儿园“代际断裂”的现实表征

为精准把握现状，研究以陕西省某乡村幼儿园为基地，通过问卷与访谈等研究方法，对乡村学前教育中的“代际断裂”现象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当前乡村学前教育中的“代际断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层面：

2.1 观念层：实用主义与审美启蒙的冲突

调查表明：85%以上的祖辈监护人认为“画画、唱歌没啥用”，对儿童提出“要乖、要听话、不要乱跑、不许乱画”的要求。他们把幼儿园中的美育教学当作无意义的

“瞎忙”，有时还批评孩子在家的涂鸦行为。祖辈老人中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与现代教育倡导的“全人发展”理念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在乡村幼教美育中的典型代表。

2.2 行为层：被动接送与家园共育的缺位

幼儿园举办的亲子手工或节日类美育活动中，祖辈实际介入的程度很低。他们基本上处于“只看不干还要说、看完后马上就走人”的状态。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没文化、不懂教育，也不会艺术，给教师也帮不上忙。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就是把孩子看好，不出事，这样好给孩子父母交代。家园共育长期缺位造成幼儿园的美育活动不能深入家庭，也无法长期坚持下去。

2.3 情感层：沟通失效与教师的职业倦怠

教师在与祖辈沟通时多有“鸡同鸭讲”的尴尬情形。一位受访问的教师这样说：“我对奶奶讲孩子要学会动手、要有创造力，她反问我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一位受访老人说：“做那些东西能当饭吃？我编了半辈子还不在农村待着。有那功夫叫娃多认几个字。”若长期缺乏有效沟通，教师便容易心生沮丧，对家园合作失去信心，甚至产生逃离乡村教育的想法。这些情感隔膜正是“精神再生”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3 依托祖辈资源的乡土美育实践路径

针对上述存在问题，本研究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行动研究，探索出以下三条实践路径，通过强化美育教育这一“纽带”，实现代际断裂的“修复”与“重构”。

3.1 内容重构：唤醒祖辈的“文化记忆”

目前幼儿园美育活动常用的材料包括油画棒及彩色卡纸等。农村老人不大熟悉这些材料，要使他们真正参与美育教学实践，教师就要对课程进行本土化改造。

教学材料本土化：收集乡村常见的玉米皮、麦秆、核桃壳、鹅卵石等物品。在大班的“玉米皮变变变”活动中，教师邀请擅长手编的农村老艺人到课堂上进行协同教学。这一教学实践产生了显著的催化效应：当第一次看到玉米皮在孩子们手中变为手工艺品时，老艺人心头一震，他们从玉米皮的变化中里感受到了教育的力量，也看到自身手工艺的艺术价值。沉浸式参与美育教学活动不仅激活了老艺人传统手工艺传承者的身份认同感，也让他们再次找回久违的技艺自信与文化自信。

技艺传承制度化：将掌握本地非遗或民俗技艺（如剪纸、陶艺、面花等）的老艺人聘为美育导师，促进传统技艺的推广。老艺人是隐身的民间艺术家。美育导师制将民间艺术家进课堂制度化，既解决了乡村美育师资短缺的

难题,又避免了乡村美育教育与城市同质化的尴尬。获得“教师”角色的老艺人从此不再只是美育教学的反对者和旁观者,他们会以合作者的态度积极参与美育育人全过程。

3.2 场域再造:构建“家一园一社”美育共同体

打破幼儿园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物理空间阻碍和心理隔阂,将美育教育搬到农家庭院及田间地头。

家庭美育角创设:祖辈和孙辈在废旧脸盆或竹篮里种上蒜苗或其他植物,共同搭建起家庭小花坛。这些材料成本低、活动难度小的活动能让祖孙在共同协作中体悟劳动之美,生活之美。这不仅增强了祖孙亲情联结、弥合代际审美差异,还能有效消解老人对美育教育的偏见。

田园美育课程开发:田野变身美育课堂,开展“稻草人守卫丰收”等特色活动。田野里,作为核心技术的“掌门人”。老艺人在稻草人的制作、放置、装扮等细节上悉心教授,孩子们的认真观摩,教师的虚心求教都让老艺人看到了传统技艺的“含金量”。美育课堂让老艺人重新找回了当年“乡村能人”的尊严,老人与教师的隔阂也在一问一答的技艺传承中悄然冰释。

3.3 活动创新:以“叙事性美育”促进情感共鸣

单纯的传统手艺传授只能止步于技艺的复刻,难以实现艺人—教师—幼儿三者之间的精神共振。唯有注入叙事的美育,才能浸润人心,跨越代际鸿沟,让文化传承的种子在下一代心中生根发芽。

“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绘画日记:让幼儿对祖辈进行一次童年史的采访,并以图画的形式加以固定。祖辈诉说昔日的艰辛及劳碌,幼儿用绘画记录回忆,教师的现场点拨。昔日的艰辛与现在的甜蜜交织在一幅幅图画上,家校合作中的那堵无形的墙也在孩子的一笔一画中一点一点被拆掉。

“全家福”创意拼贴:祖辈及儿童共同参与用旧布料、旧纽扣制作立体全家福。制作其间,两代人手指的触摸、灵感的沟通、思想的碰撞,都是最自然的审美共情。教师无需多言,就是此时感情的“催化剂”。

4 实践成效:代际弥合与教师精神再生

经过一系列实践探索,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明显修复了断裂的代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乡村幼儿教师群体的“精神再生”。

4.1 代际弥合:从“互不理解”到“审美共情”

观念的转变:祖辈的美育教育观已发生根本性改变。由从前的“一概反对”转变为现在的“大力赞成”。问卷显示,“美育对儿童有益”这类看法所占的比例由 15% 增至

82%。不少的老人表示自己愿意为幼儿园提供相关美育教学素材。

关系的融洽:家庭和幼儿园的关系显著改观。教师把祖辈当作传统技艺顾问,祖辈感受到教师的肯定与重视,较以前更信任教师。那种“护短”的情况大为减少,出现问题各方能积极合作、坦率沟通。祖辈、教师、孩子三者进入“审美共情”的良性循环。

4.2 精神再生:从“职业倦怠”到“价值重塑”

挖掘乡村本土资源、增强教师与乡村社会的联结,做好乡土美育教育,不仅有效治愈了教师职业倦怠,同时也推动了乡村教师“教育家精神”的再生。这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

角色认同增强:教师不再是乡村文化的“守望者”“打更者”,而成为乡村文化的“摆渡人”。利用在地乡土资源设计幼儿美育教育“新课程”,提高了教师在传承乡土文明的历史站位和社会责任。有教师在访谈时这样说:“过去我是被社会遗忘的山村幼儿教师,如今才意识到我是这种独特文化的守护者、继承者。”

专业自信重建:面对美育教学中的种种困难,教师们不再抱怨,而是展现出“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她们已不再把统编教材当作圭臬,而对自身设计的“乡土活教材”更有自豪感。对本土资源的课程性利用大大增强了教师的专业效能感。

教育家精神的落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包含了“乐教爱生、甘于奉献”与“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核心内涵。就目前研究而言,这种精神表现为教师对乡村祖辈经历的细致了解、对乡土资源的有效利用、对留守儿童情感的真诚关怀以及扎根乡村教育的责任担当。乡村教师用自己朴素的方式所进行的美育教育,恰是“精神再生”最具体、最生动的诠释。

5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乡土美育教育是破解乡村学前教育“代际断裂”困局的有效切入口。乡村幼儿教师通过依托本土资源,重构美育教学内容、拓展美育育人场域、创新美育活动方式,成功唤醒祖辈的教育主体意识,实现了祖辈与教师、祖辈与孙辈之间的“代际弥合”。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过程触发了教师深层的心理变革,使教师在履行文化传承使命中克服了职业倦怠,实现了从“技术型教师”向“文化型教师”的跨越,完成了“精神再生”。

结合研究发现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建议。政策层面,相关教育行政部门要重视对乡村美育教育,出台相关

政策,设立专项经费,让民间老艺人成为“校外美育辅导员”制度化。园所层面,幼儿园管理应改革评价考核标准,鼓励教师利用本土资源进行课题研究,将教师在家园共育和传承方面纳入绩效考核内容。教师层面,乡村幼儿教师要以“大美育”的眼光来看待美育教育,向下扎根,积极向生活、向民间艺人学习;向上生长,创新美育教学实践,让美育之花在儿童心中落地生根、抽枝散叶。

乡村幼儿教师的“教育家精神”再生从来都不是由外界强制性地加以推动。它因爱土而厚植,因近人而笃行,因化育而常新。当美育教育能扎根乡土、启智润心、连接代际,中国乡村教育的前景将充满希望。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3.
- [2] 檀传宝. 美育论[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9.

[3] 刘铁芳. 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J]. 教育学报, 2018 (4).

[4] 虞永平. 学前课程与幸福童年[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

[5] 课题组. 乡土承续·代际断裂·精神再生——乡村教师教育家精神传承困境与路径重构[Z]. 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2025.

基金项目: 本文是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 SGH25Y3741); 咸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2023 年度专项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JK KY202319)。

作者简介: 李媛(1996-), 女, 陕西省耀州区人, 幼教二级, 研究方向: 幼儿教育。